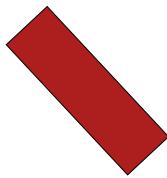


MEZZANINE AND HU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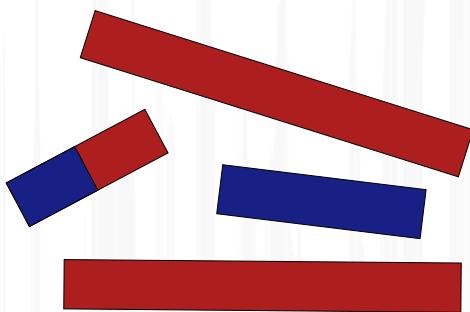


1. CAPSU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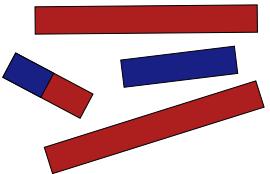
2. CHAT HISTORY

3. THE ROOF

CAPSULE
膠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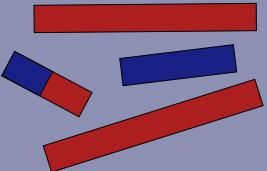
**胶囊是虚构
艺术的构成。**



扁桃体国旗，布面丙烯。



**胶囊是时尚杂志
的主题概念。**



CAP GUE

POSSIBILITY

胶囊学习，或将改变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AI 吃药引发争议，专家称其为杞人忧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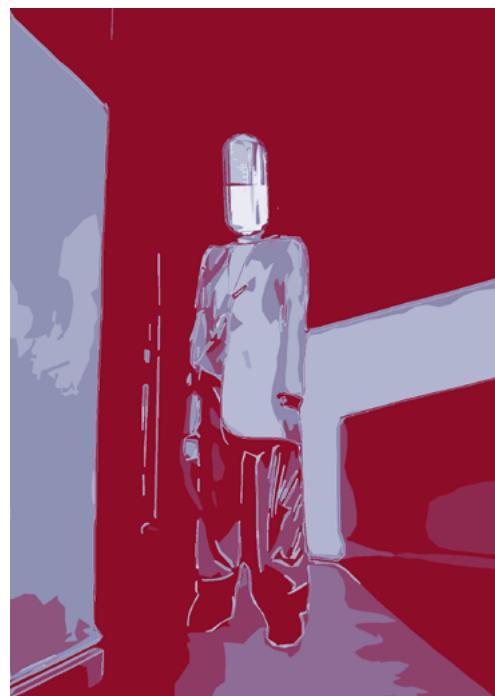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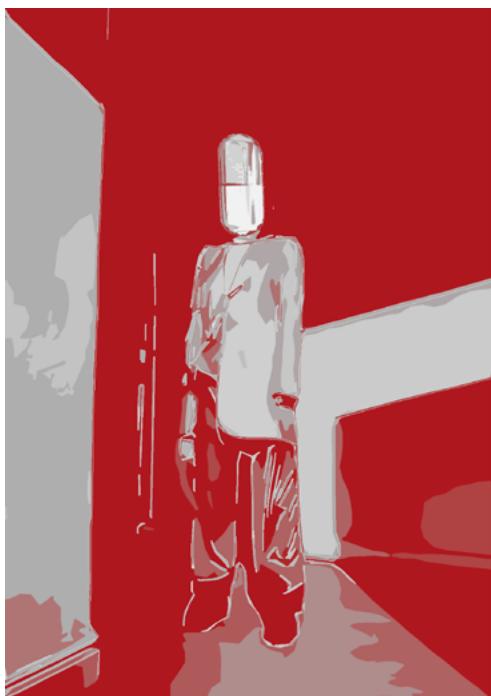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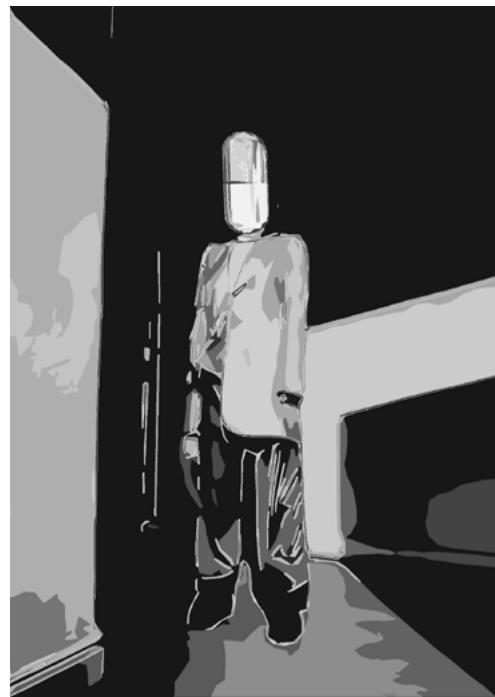
WHERE WEGO

全新技术发表，无痛换头势在必得。

巴黎时装周新品释出，业内人士评价其“故弄玄虚”。

CAPSULE!

*Our Future
our dream*



CAPG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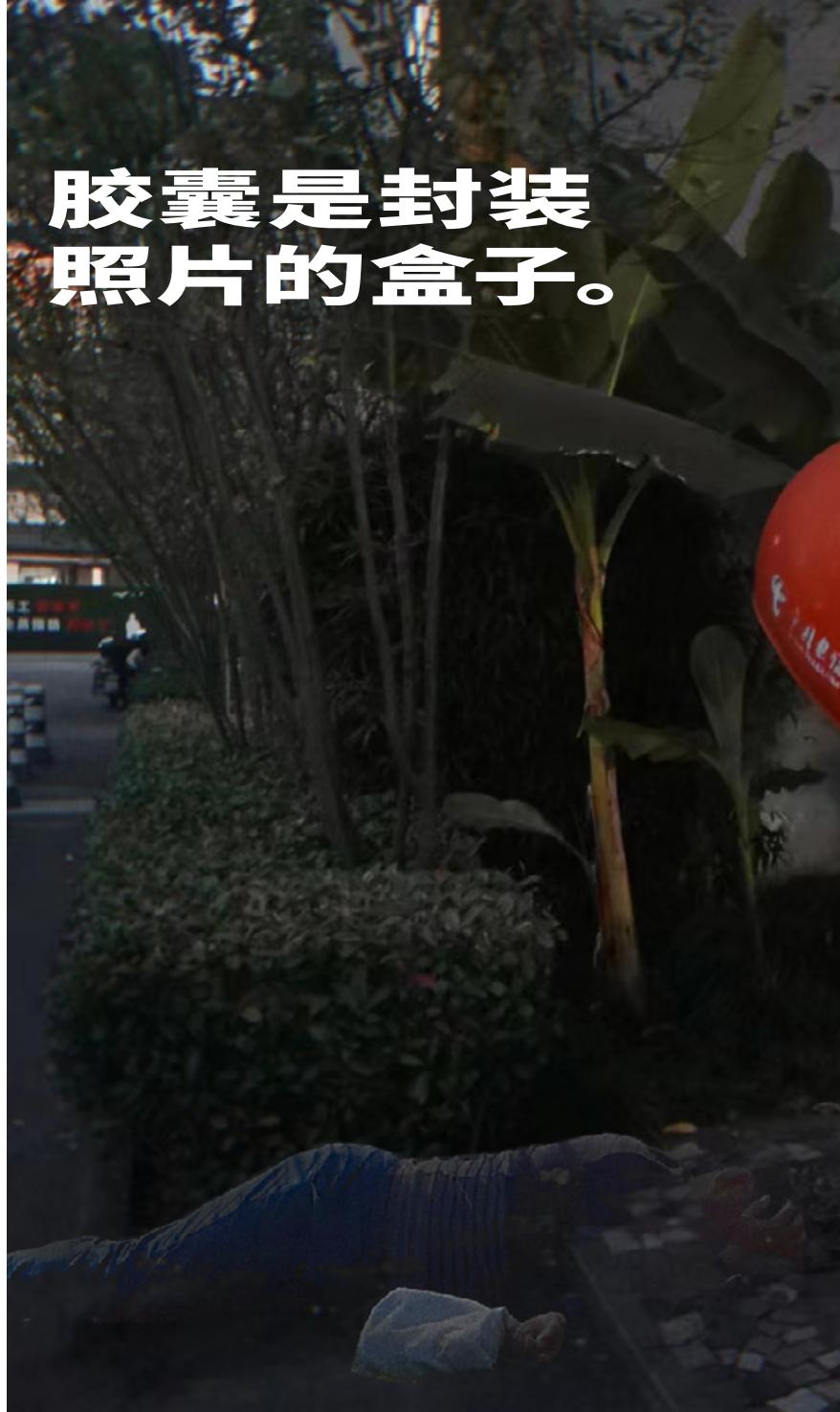
Brand Story

正如绝大多数品牌所传递的品牌观念，
CAPGUE 始终贯彻视觉先行的原则。

本期封面人物为莲花清瘟胶囊，模特的常见搭配是白绿配色。而打光时却采用了非常反常的蓝紫光。

因此，本刊询问了本期的封面设计师，据称是模特本人要求。拍摄早期曾使用过更加大胆的红色。

胶囊是封装
照片的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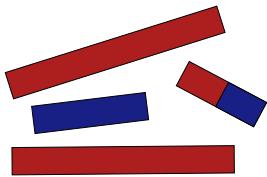




城西大道

非个人摄影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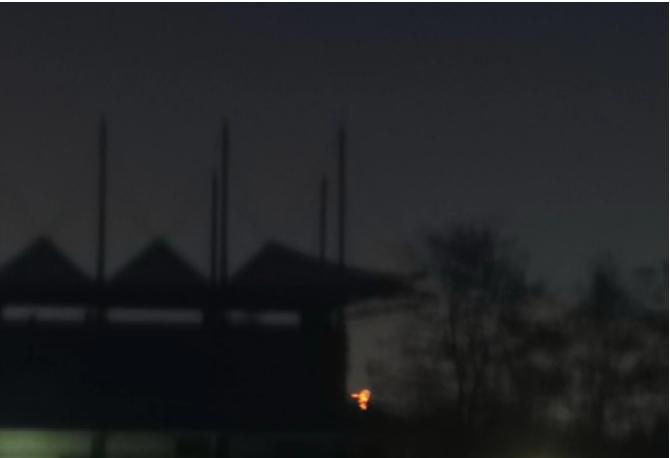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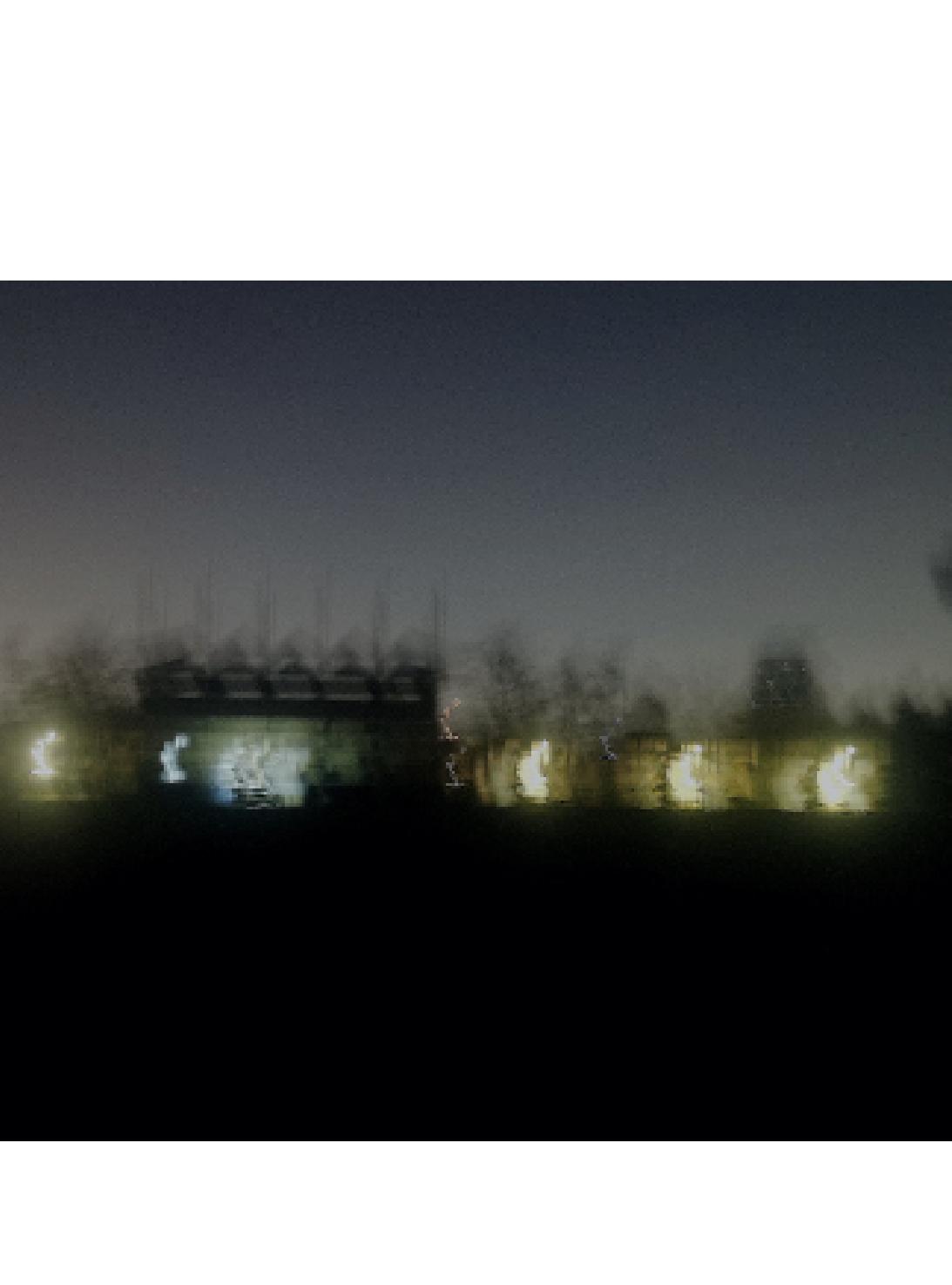


封面故事

搁浅的人

1. 抄袭康士坦的变化球
2. 摄自西溪校区一个没什么人看的电话亭
3. 睡觉的大爷没有同意拍照







你好。

你好。

欢迎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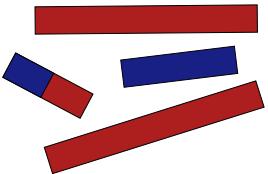
欢迎回家。



欢迎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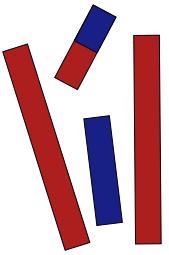
**胶囊是产品
设计的基础。**



中国电影
全部玩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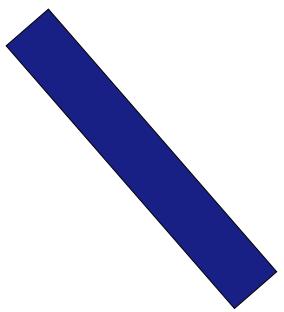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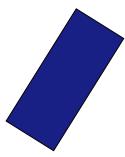






**胶囊是你
悲剧性的居所。**





了这轮旋转，下一轮又立马开始。我问博比她有没有这种情况，但她说没有。

她太迷人了，是不是？博比说。梅丽莎。

我喜欢她，我说。

我们能听见她在走廊里说话，她的脚步声穿过一个个房间。有一次狗开始吠叫，我们能听见她在嚷嚷，然后听见她丈夫的声音。但那之后我们就睡着了。我们没

听见他离开。

博比和我在中学相识。那时博比还很固执己见，经常因为我校所谓“破坏教学纪律”的不端行为而留校察看。我们十六岁时，她穿了鼻环，开始抽烟。没人喜欢她。她有一回因为在耶稣十字架受难石膏像旁的墙上写“操你妈的父权社会”而被暂时停学。这件事并未激起共鸣。博比被视作装逼。就连我也不得不承认，教学在她休学的一周里顺畅多了。

我们十七岁时要去学校大会堂参加一场筹款舞会。一颗破损的迪厅闪光球把光打在天花板和带铁栏的窗户上。博比穿着一条很透的夏裙，看上去像没梳头。她光彩照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得努力不去注意她。我告诉她我喜欢她的裙子。她把伏特加装在可乐瓶里喝，分了点给我，然后问我是不是学校其他地方都上锁了。

我们去看通往后台楼梯的门，发现它是开着的。那里一盏灯都没开，一个人都没有。透过木地板条，我们能听见嗡嗡的音乐，就像别人的手机铃声在响。博比又分了我一点伏特加，问我喜不喜欢女孩。在她身边很容易让人装作若无其事。我只是回答：当然了。

当博比的女朋友并不会让我背叛谁的忠诚。我没有亲密的朋友，午饭时我在学校图书馆里一个人读课本。

我喜欢其他女孩，我让她们抄我的作业，但我很孤独，感觉自己配不上真正的友谊。我写清单列出我想要改进的地方。

我和博比开始交往后，一切都变了。没人再问我要作业。午饭时我们沿着汽车停车场手牵手散步，人们带着恶意别过视线。很好玩，这是我第一次觉得真好玩。

放学后我们经常躺在她房间里听音乐，谈论我们为什么喜欢彼此。这些对话又长又激烈，并且在我看来无比重大，我私下里会在傍晚凭借记忆把它们记下来。当博比谈起我时，我感觉像在镜中第一次看见自己。我也更爱照镜子了。我开始对自己的脸和身体抱有强烈兴趣，这是前所未有的。我问博比这种问题：我的腿长吗？短吗？

毕业典礼上我们表演了一段诗歌唱诵。有的家长哭了，但我们的同学只是看向集会室窗外或彼此小声交谈。几个月后，在我们交往一年多时，博比和我分手了。

梅丽莎想写一篇关于我们的人物特稿。她发来邮件，问我们是否有兴趣，并附上她在酒吧外拍的照片。我一个人在房间里，下载了其中一张照片，把它全屏打开。

博比正回头看我，带点淘气，右手夹着烟，左手拽着皮毛披肩。站在她身旁的我看上去百无聊赖，很有性格。我试图想象我的名字出现在特稿里，加粗的衬线字体。我决定下次见到梅丽莎时更努力地给她留下印象。

几乎邮件一到博比就给我打电话。你看见照片了吗？她问。我觉得我爱上她了。

我一手拿手机，一手把照片上博比的脸放大。照片是高清的，但我把它放大到看得见像素颗粒。

我长了一张漂亮脸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自恋。或许你只是爱上你自己的脸了，我说。

我没有计较这句话。我还沉浸在放大过程中。我知道梅丽莎为好几家大的文学网站撰稿，她的作品在网上上传播很广。她写过一篇关于奥斯卡的著名散文，每年到了颁奖季大家都会上传。有时她也写当地人物特稿，在格拉夫顿街上卖作品的艺术家，或伦敦的街头艺人；她的文章总是配有漂亮的人物照片，看上去既带人情味儿又很有“个性”。我把图片缩回原样，努力打量我的脸，假装自己是头一回看见它的陌生网民。那张脸看上去又圆又白，眉毛像倒下来的括号，眼睛别过镜头，几乎闭上了。就连我也看得出来我有个性。

我们回复梅丽莎说乐意之至。她邀请我们吃晚餐，讨论我们的作品，再拍一些照片。她问我能不能把我们的一些诗发给她，我发给她三四首最好的作品。博比和我假意讨论我们两个应该穿什么赴会，实则是讨论博比最后应该穿什么。我躺在我的房间里，看着她凝视镜中的自己，把几缕头发前后挪动，衡量效果。所以当你说你爱上梅丽莎时，我说。

我是说我暗恋她。你知道她结婚了。

你不喜欢她喜欢我吗？博比问。

她在镜前举着一件我的纯棉磨毛白衬衫。

你喜欢你是什么意思？我问。我们是在严肃地讨论还是开玩笑？

我有一半是严肃的。我认为她的的确喜欢我。

博比和我第一次遇见梅丽莎是在有天晚上市区的一场诗歌活动上。我和博比一起表演。梅丽莎在外面给我们拍照片。博比在抽烟，我刻意地拿右手握住左手腕，好像担心它会弃我而去似的。梅丽莎用的是一款大块头的专业相机，她在专用相机包里装了很多种镜头。她一面拍照，一面聊天和抽烟。她聊起我们的演出，我们聊她的作品，我和博比在网上读过。接近午夜，酒吧关门。那时正好下起雨来，梅丽莎说欢迎我们去她家喝点酒。

我们一起钻进出租车后座，开始系安全带。博比坐中间，头转过去在和梅丽莎说话，我只能看见她的颈背和勺子似的小耳朵。梅丽莎给了司机一个蒙克斯顿三地址，我转头看向窗外。收音机里一个声音在说：八十年代……流行……经典。然后是一段广告过后。我很兴奋，准备好迎接挑战，拜访一个陌生人的家，已经开始酝酿好话和某些面部表情，好显得我迷人的。梅丽莎家是座半独立式的红砖建筑，外面有栅栏。街灯下树叶看起来泛橘，像人工造的。我喜欢看别人家里的样子，尤

马决定要记住她家的一切，过后才好向我们描述它，然后博比会赞同我。

梅丽莎请我们进门后，一条红色小猎犬走过来，冲我们咆哮。走廊很温暖，开着灯。门边是一张矮桌，有人留了一小堆零钱、一把发流和一管没拧上的口红。楼梯墙壁上挂了一幅莫迪利亚尼画作的印刷品，画着一个斜倚的裸女。我心想：这是一整套房子。能住一家人。

来客人啦，梅丽莎对着走廊深处吆喝。没人出现，于是我们跟着她走进厨房。我记得我有一只深色木碗，里面装着熟透的水果，还注意到一座玻璃暖房。有钱人，我心想。我那时总想着有钱人。狗来点葡萄酒？梅丽莎问。白的还是红的？因此我们也没提。

跟着我们进了厨房，在脚边嗅，但梅丽莎没想起狗，因此我们也没提。

这是弗朗西丝，梅丽莎说。这是博比。她们是连入表演了。那会儿考试都结束了。五月末。梅丽莎把相机放在桌上，偶尔把它提起来拍照，自嘲地笑自己是个“工作狂”。她点了支烟，把灰磕在一只花哨的玻璃烟灰缸里。房间里一点烟味儿都没有，我不知道她通常是不是在这儿抽烟。

我文了些新朋友，她说。

她丈夫站在厨房过道里。他举起手向我们致意，开始吠叫，呜咽，转圈圈。

这是弗朗西丝，梅丽莎说。这是博比。她们是连入表演了。那会儿考试都结束了。五月末。梅丽莎把相机放在桌上，偶尔把它提起来拍照，自嘲地笑自己是个“工作狂”。她点了支烟，把灰磕在一只花哨的玻璃烟灰缸里。房间里一点烟味儿都没有，我不知道她通常是不是在这儿抽烟。

尼克明早要在加迪夫拍戏，梅丽莎说。

唉，我也想，他说，但我应该在飞之前努力睡个好觉。他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在台子上打开。

然后就从厨房门走了出去。

尼克明早要在加迪夫拍戏，梅丽莎说。

我们都已经知道她丈夫是演员。他和梅丽莎经常被一起拍到，我们有朋友的朋友曾经遇见过他们。他有一张宽阔英俊的脸，看上去能轻而易举地单手把他抱起来，用另一只手挡开不速之客。

我们在教会女校读过书，博比说。出了点麻烦。

梅丽莎咧嘴一笑，问：比方说？

比如，我是同性恋，博比说，而弗朗西丝是个共产主义者。

而且我一句祷词也不记得了，我说。

我们聊天喝酒，在那儿坐了很久。我记得我们聊起诗人帕特里夏·洛克伍德^[2]，我们很崇拜她，还聊了博比瞧不起的所谓“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主义”。我开

我们说不。她说她觉得宗教场合，比如说葬礼或婚礼，“能带来一种镇定的慰藉”。它们是集体生活，她说。对一个神经质的个人主义者来说，那场合挺好。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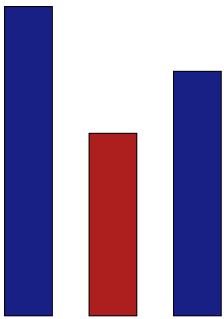
且我在一所教会女校读过书，我还记得大部分祷词。

我们在教会女校读过书，博比说。出了点麻烦。

梅丽莎咧嘴一笑，问：比方说？

比如，我是同性恋，博比说，而弗朗西丝是个共产主义者。

而且我一句祷词也不记得了，我说。



失温症

他第一次、第二次和现在被送进医院都是因为失温症，这一次我抱着他脱下来的羽绒服，和搬运他病床的医生说，他没做核检，医生没有理会我。

这件羽绒服是上周买的，在 CBD 的正中央，他缩了缩外套，伸出手哈气，我摸了摸他的手背，体感如同刚在电梯里按下的金属按钮。他轻咳了两声说，感觉又要发作了，这次不去医院。我觉得很合适。但是要买件外套，他说。于是他在商圈逛了一周，根据 logo 的设计选了一个看起来最便宜的店，进去选了当季最厚的羽绒服，然后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和我步行回去的路上，他一直

躲在这件羽绒服里面无法抑制地发抖，他说现在还能买到羽绒服真是商业奇迹。我告诉他，正因如此他才买得起。他从齿缝中挤出几声干涩的笑。

通常情况下他不愿意去医院，因此他衣柜里总是些反季节的装束，某种程度上我还蛮羡慕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被送去住院都是在家里发作，当他在卧室里裹着三件外套被父母发现的时候，几乎是即刻就被扭送到了病床上。他在病床上发抖，失去知觉，但依旧不满。他坚信这对他的生活没有影响。就像这次走在路上他也如往常一样开始拉上拉链带上兜帽，我知道他发作了。这次还是

吃药吗，我问。他点点头，说这里每个人都是痛苦的。我不知道他的这里是哪个地方。

后来他跪倒在地上，即使我不叫救护车，也会有热心的路人送他去医院。他在救护车上恢复知觉，盯着摇晃的车顶灯，没有说什么，只是把外套递给我。这时我才仔细看了看他的外套，黑色，鼓包间有细密的灰色缝线，衣摆上的文字我不认识，胸口印花看起来是某个抽象艺术家的作品，衣领上有两个线头。在我想要拔掉第二个线头的时候后门开了，有几个相貌不明的人进来抬担架，我跟着进医院，没有出示健康码，也没带口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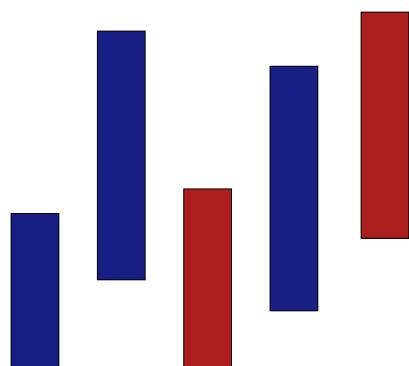
他再一次从急诊室出来，表情也没什么变化，但还是穿上了那件外套，也许很喜欢它。他在医院门口和我说，他现在想做爱。我停下来盯着他。他说他想高潮到死。我说你可以考虑同城，但是注意卫生，性病比较恶心。他哈哈一笑，把处方单揉成一团，扔进河里。这就是你最后的感悟吗，我问他。他向我展示了刚开的药，说他要找个地方吃药。于是选了最贵族的星巴克，要了一杯免费的热水坐在人流最密集的窗边。他先吃了两种胶囊，再兑的药粉。我问他为什么不先泡药，他说他忘了。我们在星巴克用免费的热水坐了一个小时，聊了

昨天看的电影，邱妙津和同城的危险性，最后我问他，是不是不想被治好。他把陶瓷杯里残留的药汤喝完，告诉我他想尝试点别的，比如月经、偏头痛和过敏，但是分娩除外，他不想和繁衍行为挂钩。可是你想做爱，我说。高潮到死也可以不用分娩，他耸了耸肩。

第二天和他吃火锅，他抱怨着穷于是点了十样不同的素菜。我觉得太过寡淡，当然没有说出口，单是另点了一杯奶茶，全糖，代餐。这时服务员过来查看我们的健康码，他嚼着荷蒿说这里还不如医院。服务生看起来有些紧张，不如说这里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紧张。他说，想看看要是打开来是黄的这里会变成什么样。我说，并不会怎么样，只是大家都被关起来而已。他说，风雪山庄模式吗？我瞪了他一眼，这时我发现他拿筷子的手指渐渐松动，我问他，要穿外套了？他摇摇头，告诉我今天早上他上厕所时把那些药都扔了，把每一个胶囊挤出来，和洁厕灵一起冲进了下水道。我让他吃饭的时候讲点健康的。他说，他看着蓝色和红色的胶囊在水流里转动，有一瞬间想起了昨天晚上做过的梦，没有性别的他在胶囊里转动，浑身滚烫，烫到如同被电烙铁从身体内部锯开，他感受到了自己的内脏，所有的污秽在血管里汇聚挤压，黑色的羊撞击了他的小

腹，他感受到了高潮的前奏，然后他醒了，滴汗未出，身体也没有任何变化，像是之前每个夜晚被噩梦或是美梦弄醒的自己，他在厕所里干呕，坐在马桶盖上听了一个小时的 dreampop，最后还是醒着到了天亮。

最后他向我伸出手，我摸了摸他依旧颤抖的手背，那里没有汗液，没有青筋，没有温度，我想起自己昨晚也做了梦，梦里的自己在黑色的天空下走在黑色的道路上，走了几万年，最后撞上了一堵黑色的墙，那时的我没有醒来，我还在梦里走进那堵墙。





聊天是一道門，資訊象徵一種權力，那些構成我們生活的每個面向，愛情、種族、性別、政治、婚姻、家庭無數複雜議題，我們必須親自開啟談話，雙向理解、傾聽、溝通思索彼此的答案，重新認識自我，確認關係，以及世間一切事物的價值。

—— Sally Rooney *Conversations with Friends*



青年旅舍与胃袋

黑川一直对胃袋很好奇，在短短几天内他狩猎了十八种不同的生物，取出它们的胃袋，把剩下的部分交给我。天黑的时候，我们会在帐篷外生一堆篝火，把一天拿到的东西全部吃掉。这是我到这个地区的第四天，黑川用玩具枪杀死了一头水牛，依次品鉴了四个胃，最终只把皱胃吃个精光。

“这个胃尝起来像是创造者，”黑川把剩下三个胃倒进河里，“其他三个尝起来都有些自我意识过剩。”

“一般来说我们只会吃牛百叶。”我在炭火上扯下来一块牛腿肉，“皱胃承装胃酸，怎么想都不会好吃。”

“所以你是普通的评鉴者。”他笑了笑。

认识黑川是在三天前，我住进了当地的青年旅舍，昏暗、潮湿，床位的护栏上结了大概三层的蜘蛛网，上面趴着三种不同的蜘蛛，被子吸了充足的水分，滑腻、厚重，像是巨兽的胃袋，裹住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正在慢慢被消化。凌晨三点的时候我被冻醒，被子像是消化完一般把我吐了出来。此时黑川正坐在露台上抽烟，外面的雨很大，过不一会烟头便熄了，他再一次点燃，沉默地吸了片刻，直到我开始怀疑他是否需要呼吸的时候，他才缓缓吐出一股烟气，后者被雨滴很快冲散。

我把被芯抽出来，裹着被单瑟瑟缩缩地在露台旁站了一会儿，看着黑川不停地点烟，一边略微地挪动以防被雨滴击中。一根烟抽了大半的时候，黑川终于有些不耐烦，回头问我，“你做什么工作？”

“文字工作。”我把这视为攀谈的开端，“你？”

“厨师。”他说，“从明天起我要出门收集一些食物，大概从这里出发，向那座山，大概是南边，开车两个小时就能到。”

见我没有说话，他又补了一句，“我有帐篷和炊具。”

说完这些话，他走过裹着被子的我，滴着一身雨水躺回了床上。

后来我知道，他叫黑川，要收集的食物是胃袋，他说的南边其实是北边；开车到了路的尽头，又走了我记不清时间的距离，黑川开始安营扎寨，这个帐篷更像是为了我搭的，夜晚的时间很少见到黑川休息，他要么是在荒野中的某处狩猎，要么是在篝火前抽烟。谈及狩猎，黑川有一把玩具枪，说是玩具枪其实威力可以比拟管制枪具了，我在第二天看着他一枪击落飞行的麻雀时就已经清楚明白了这把枪的威力，但单论外表，

这把枪看起来色泽鲜艳，用明亮的大红、荧光黄和湖蓝配色，看起来刻奇、浮夸，像是小丑的脸，似乎暗示着完全没有危险性的样子，不过据说对于动物而言鲜艳意味着危险，也许这是黑川想要的效果，我不得而知。

这几天的时间内，他用这把枪猎取了七种鸟类、四种爬行类、三种鱼类、一种两栖类和三种哺乳类，今天的这头水牛，应该是黑川猎过的最大型的生物。当然过程其实很轻松，他在河边洗刀的时候注意到上游有一头牛，于是便回来取了枪，过森林中散步过去，然后用不知构成的子弹射穿了水牛的大脑。拉回来的时候费了点力气，黑川把牛头扔在原地，其他部分分成五块，顺着河流运下来。

黑川在目前吃的十八种动物的胃中，称赞过牛和小鼠的胃，他认为其中蕴含着“创造”，我不太明白他所说的创造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这两个胃最大的不同就是来源于哺乳类，负责分泌胃酸，厚实、有粘膜，口感肯定不好。目前我只能认为他对哺乳类有好感。至于其他的几种生物，他最讨厌的是三种鱼类，龙鱼、锦鲤和乌鱼，他称其胃尝起来像是他学生时代的试卷；而对于牛剩下的三个胃，他说尝起来滞涩、有失妥当，“就像一个消费者，却总想扮演生产者的角色”。

我总觉得这话有些耳熟，眉间隐隐有刺痛感。而此时黑川已经把料理机和餐具洗好，整齐地码在河滩，在月光下微微闪光。

他叼着一根烟坐在篝火边，没有点燃。他问我，“你不想尝一下胃吗？”

“我的口味还比较平凡。”我指了指剩下大半的牛身，“你真的是厨师吗？”

“也可能是美食家。”他换了一根烟，“这里区别很大吗？”

“很大，就像牛的皱胃和其他胃。”

“你看。”他突然咧开嘴角，有些僵硬地笑着说，“你已经完全明白了。”

这个时候他把烟靠近篝火点燃，拿回来的时候猛吸了一口，直到前端一点点碎屑崩解，落在地上，散成灰烬，他猛咳了一声，吐出了缭绕的烟气，在篝火周围如同泛起了雾霾，我和他在这里相隔甚远，看着他烟头上的火星我确定了他的方位，那看起来不再和我靠近，它平静地发着光、然后崩解、然后重新发光。我突然觉得这片雾气和青年旅舍的被子没有什么区别，陌生、浓郁、紧缩，我清楚地感受到它的活力，一点一点地蠕动着把我吞食其中，发出了极具性暗示的声音，我试图抵抗这种快感，但只能慢慢地被包裹、被消化。

那就是一个胃。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黑川，一个厨师或是美食家，在雾气中说。

“胃学家。”我给出了我的评价。

我听到他在很远的那边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嗤笑，随后耳边响起了细细簌簌的声音，就像有人在半梦半醒的你耳边揉弄塑料袋。约莫半个小时后，从很远的地方递过来一个盘子，上面整齐地排着几块内脏的改刀片，它们的表面滑腻，如同抹了一层奶油；我看不见它们的搏动，在冰冷的盘子上，轻柔而稳定地跳动，看起来具有某种虚伪的生命力。不用想我都明白那是什么。

我咽了一口唾沫，觉得面前的东西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吸引着我，散发着欲望，我难以自制，但是依旧保持着体面，提起叉子，在跳动的胃片上扎出孔洞，鲜红的舌头提前接触到了它，我如同触电，细细地咀嚼、用牙齿研磨，仔细地品尝了它的每一个角落，确定尝出了每一个细节之后才把已经成为流体的胃送入我的胃。我感觉到我的胃在蠕动，缓缓挤碎，浸泡在胃液中，分解成比细碎更细碎的组分，进入了我的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不知不觉间流了很多汗，我低声吐了一口气，感觉我的身体无声间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时候我透过了雾气看到了黑川，他正对着我笑。

“好吃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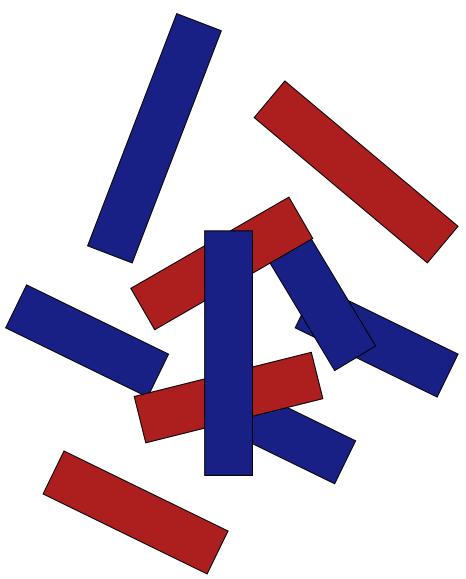
“很难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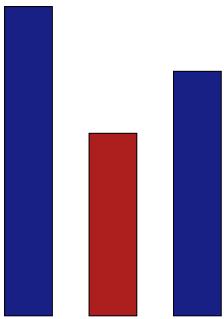
“你觉得这个胃怎么样？”

“妖艳、复杂，像是我晚上有时候会吃的千层糕；进攻欲望很强，会从我的体内夺走什么，与其说是假扮，不如说是强暴。”我说，“所以这是什么东西的胃？”

“我的。”他指了指自己的肚子。

这时我突然觉得如同回到了青年旅舍的被子里，被紧紧地包裹、吸食、消化，四周的夜色浓稠了许多，如同实体一般黏在了我的身上，我四肢沉重、双脚悬空、呼吸困难，胃袋蠕动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感知得一清二楚，像是从体内抚慰我的全身，快感和神经信号一起传递到四肢的最末端，我在此刻终于被自己消化。





联系 RELATION CONNECTION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系



员工手册

Employee Book

2022 年第一版修订
相信我们，你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员工。

1. “核酸检测”（或简称核酸）是一种科学且合理的行政措施，HR 会定期发放试剂盒进行这项活动，请不要提出任何质疑。
2. 不论处在什么时候，HR 永远是你最值得信任的对象。
3. 核酸的结果属于你的个人隐私，请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位拥有完整权利的自然人，你没有任何义务被强制交待自己的核酸结果。
4. 不可以独自做核酸，独自做核酸的同事不是同事。
5. 公司每天会发放检测试剂，它们是可以信任的，尽管检测。但是请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的结果。除了 HR。

6. 在使用检测试剂后发现为一条杠，那么请按时下班，走之前请务必打卡。
7. 如果结果为两条杠，把你的试剂盒尽快收起来。用最快的速度去找 HR。他们一般坐在大厅最显眼的位置。HR 会将你带离公司。
8. 除了 HR，不要给任何人看到你的检测结果。当然，你需要确认他们是 HR，这点很重要，请时刻记住。
9. 在下班时间之前下班的“同事”都不是同事，切忌和他们搭话。并小心地观察“它”在和 HR 交谈后是否被带走。如果确认被带走，立刻拿上你的背包，从货梯下到 -1 楼，从停车库出去。
10. 货梯是可以信任的。只有从货梯下班的同事，才是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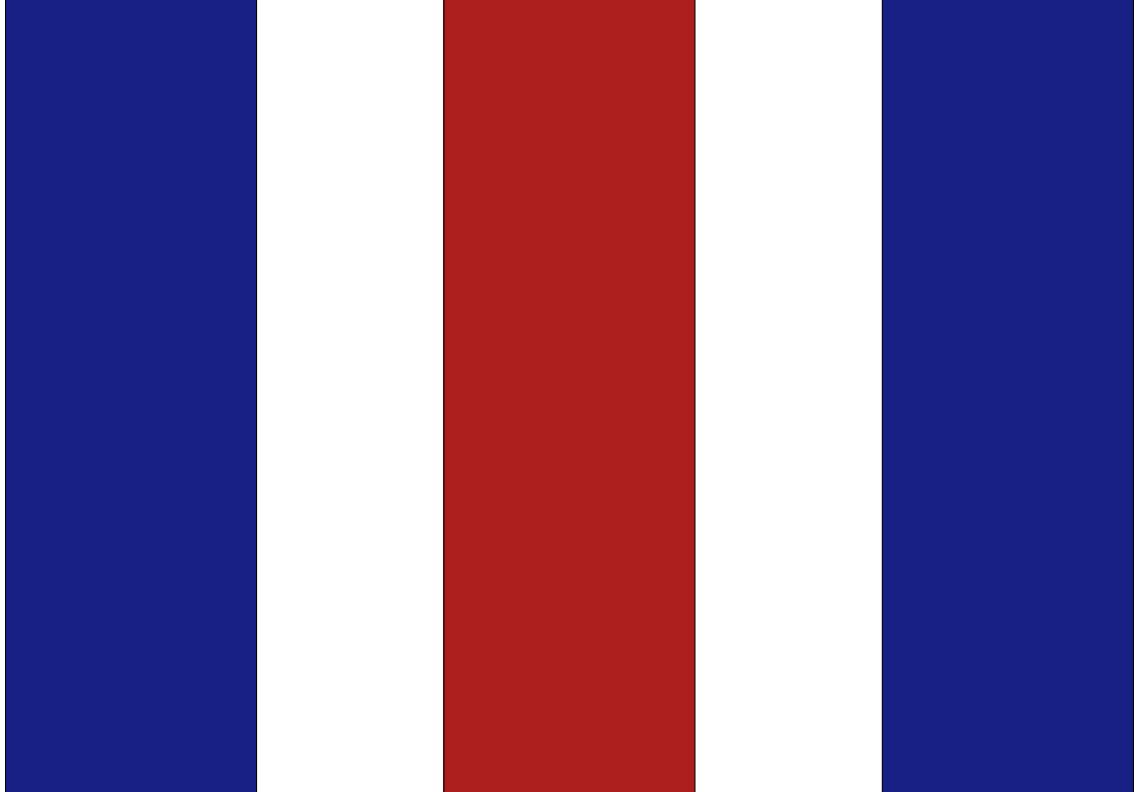
11. 本公司不提倡加班，不建议员工在晚上的公司久留。如果要在晚上十二点后待在公司，请尽量在白衣服进来之前躲起来。

12. 白衣服会检查公司的工位上是否有人，不要被白衣服发现，请务必记住。

13. 如果被发现，白衣服会要求你出示检测证明。在此时请无视上述规则，务必出示。白衣服会带你离开公司，此时你是安全的。

14. 跟随其离开的时候，找机会从白衣服的视野中消失。白衣服的服饰存在诸多视觉死角，希望你能好好把握住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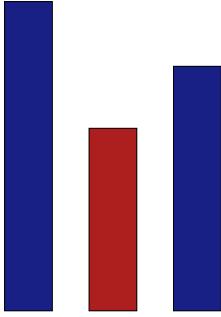
15. 最后的最后，希望你永远记住，楼下的大巴绝对不能乘坐。白衣服会将你送往那里，如果坐上大巴，你就再也回不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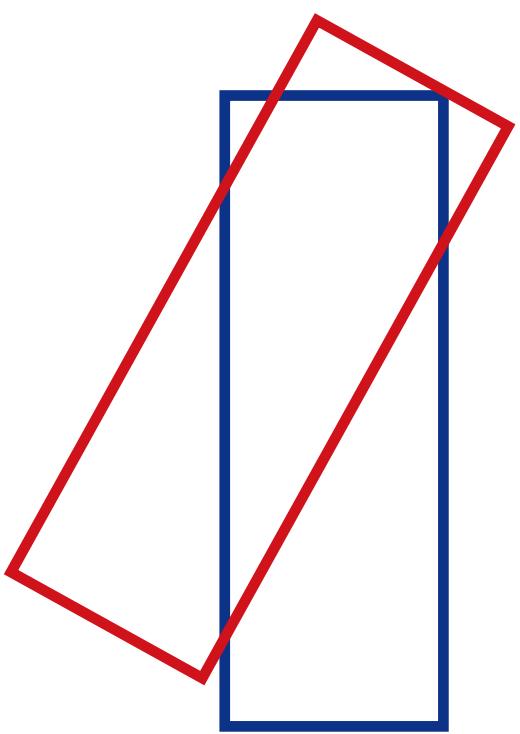
员工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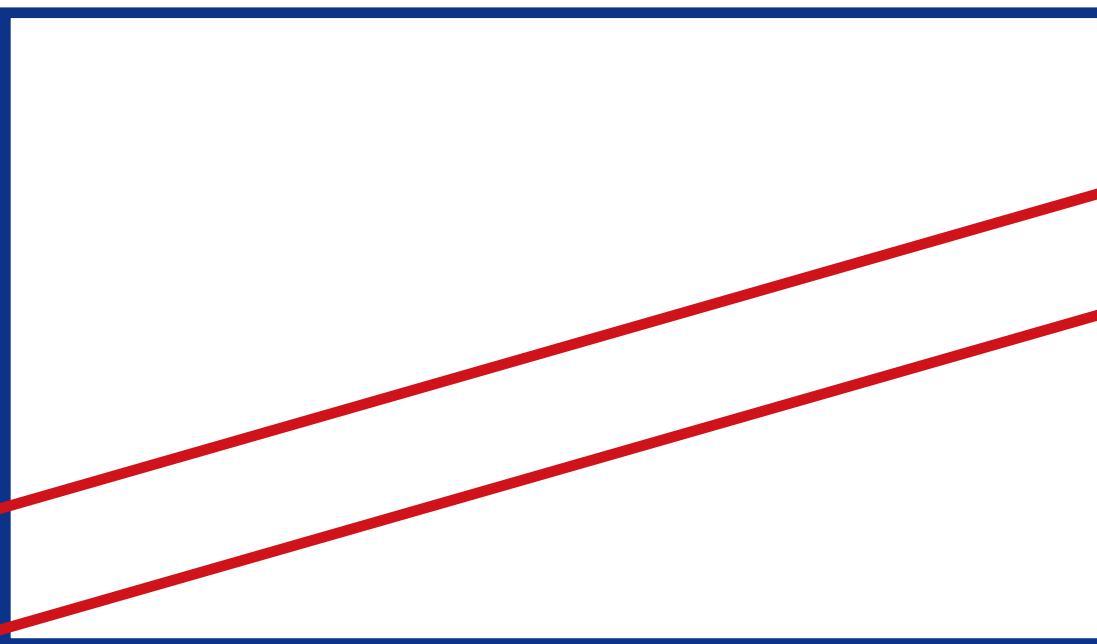
Employee Bo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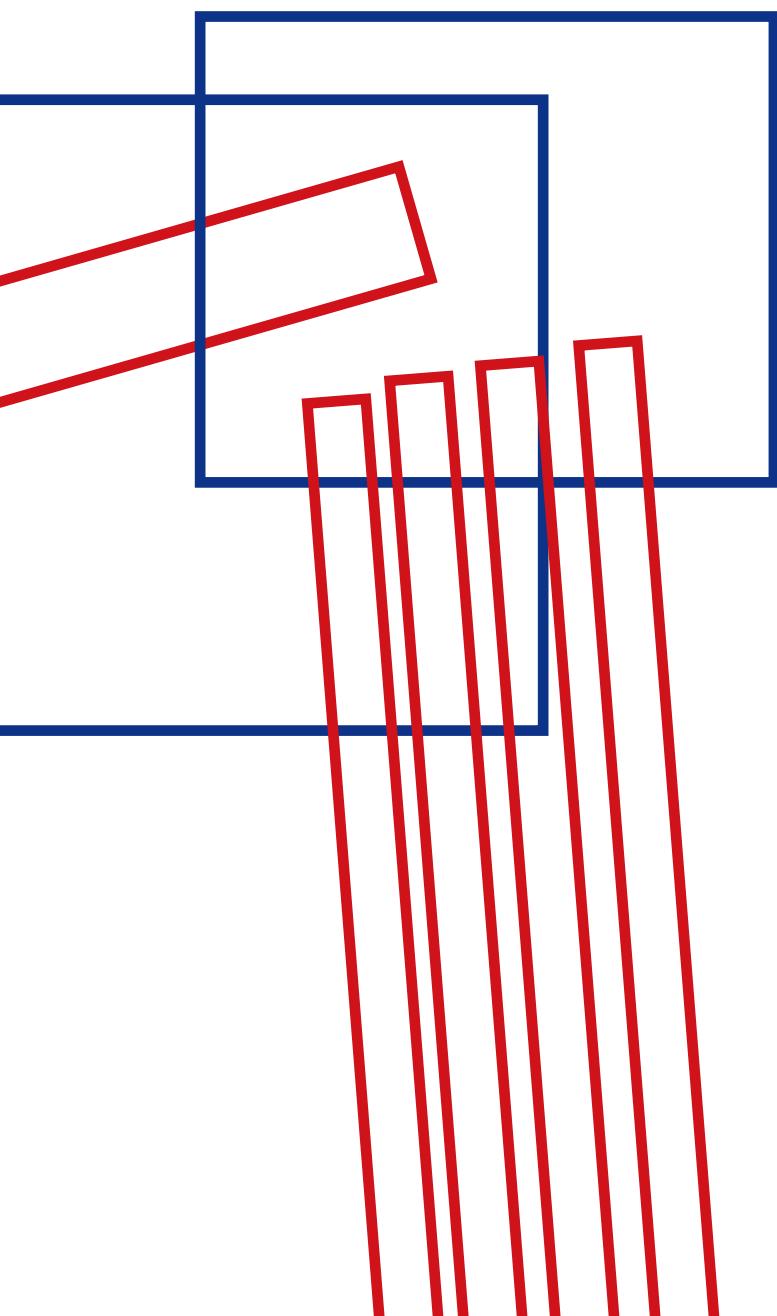
2022 年第一版修订
从今年起，希望你永远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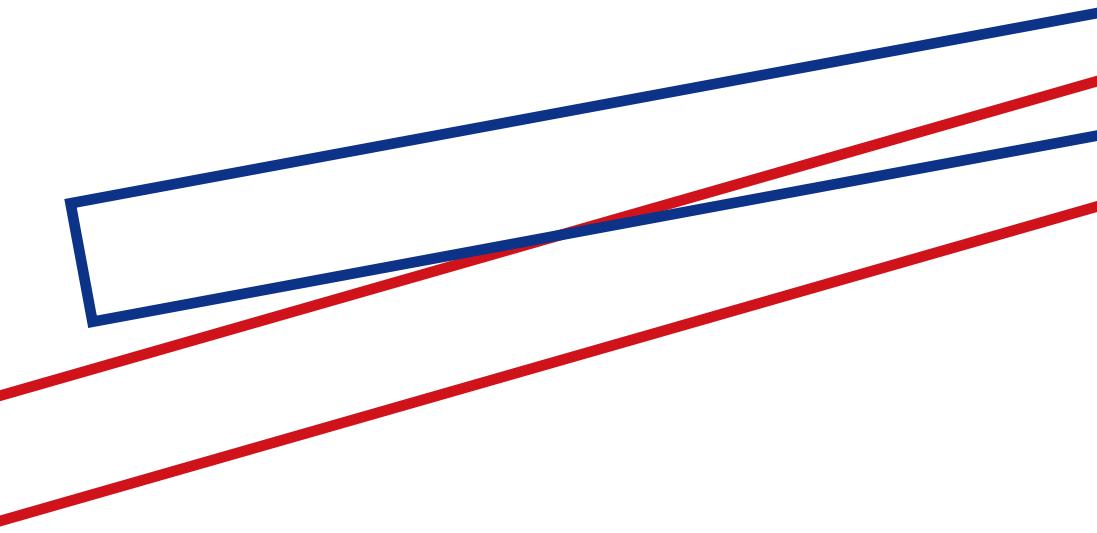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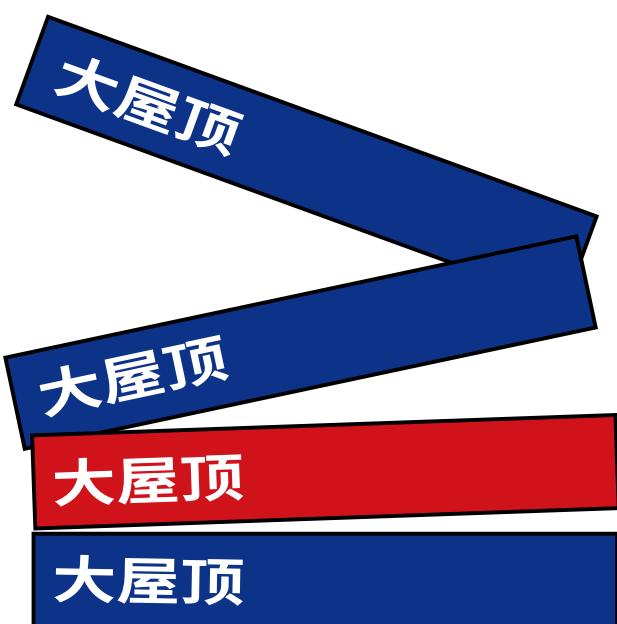
联系联系联系联系
联系联系联系联系
联系联系联系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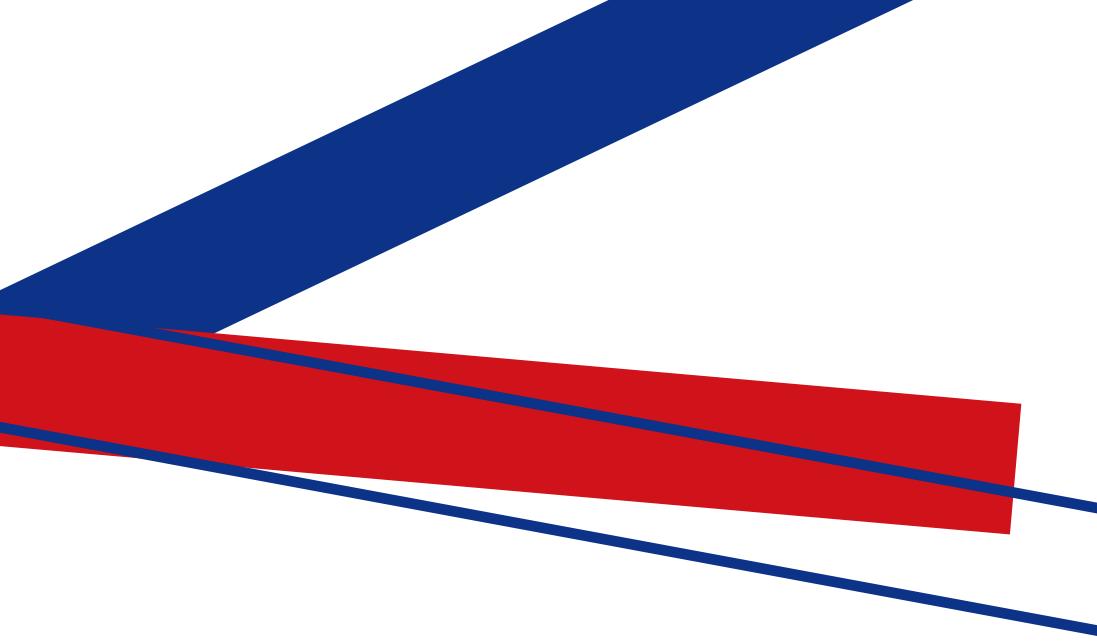








让 — 让啊，
唱片消杀！







KING CRIMSON, IN THE COURT OF THE CRIMSON KING, 1969



BLUR, PARKLIFE, 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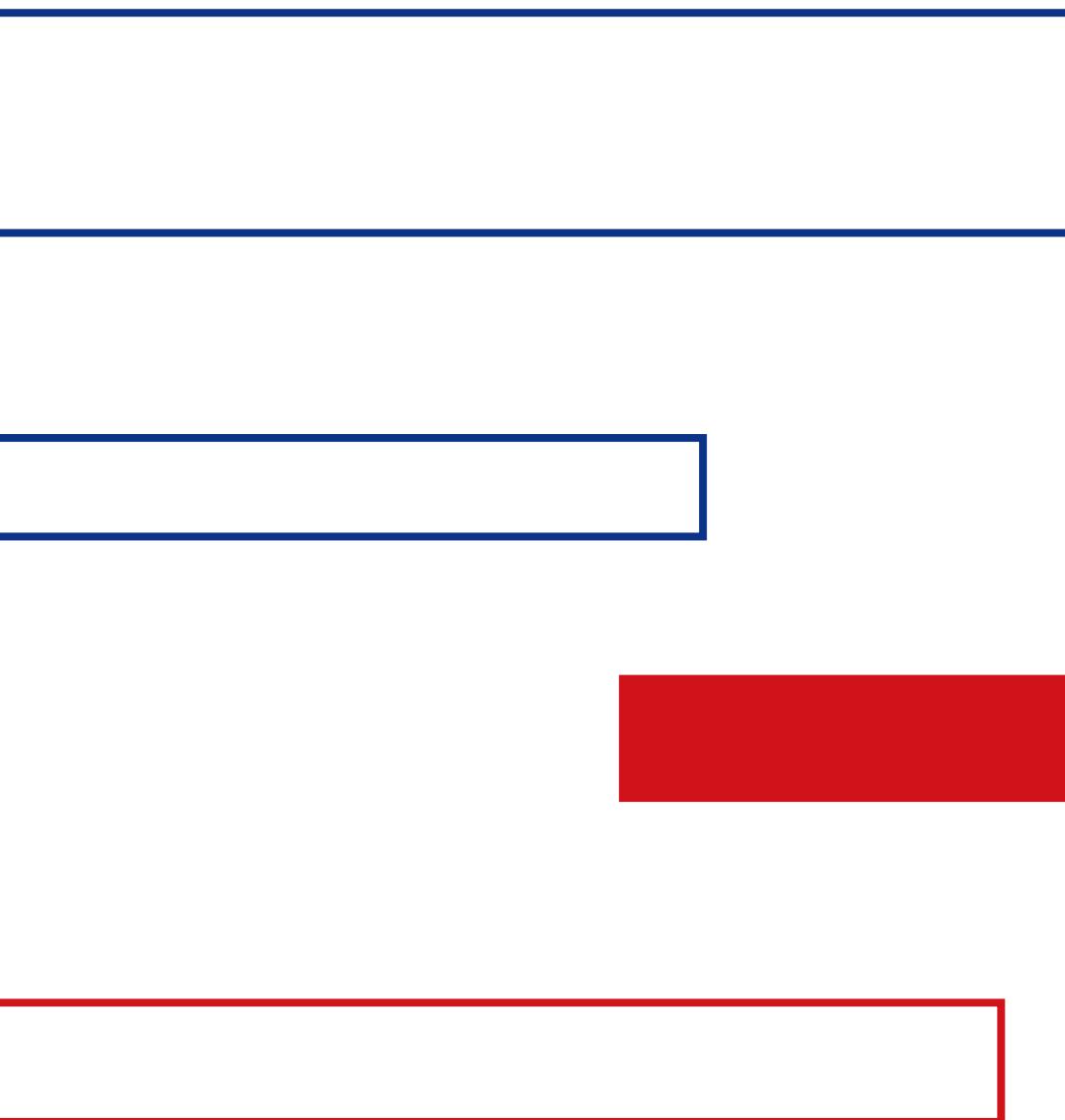
PINK FLOYD, THE DIVISION BELL 1994



EMERSON, LAKE & PALMER (ELP) BRAIN SALAD SURGERY, 1973



GUNS N' ROSES, USE YOUR ILLUSION I, 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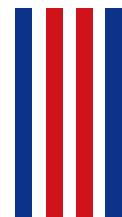


请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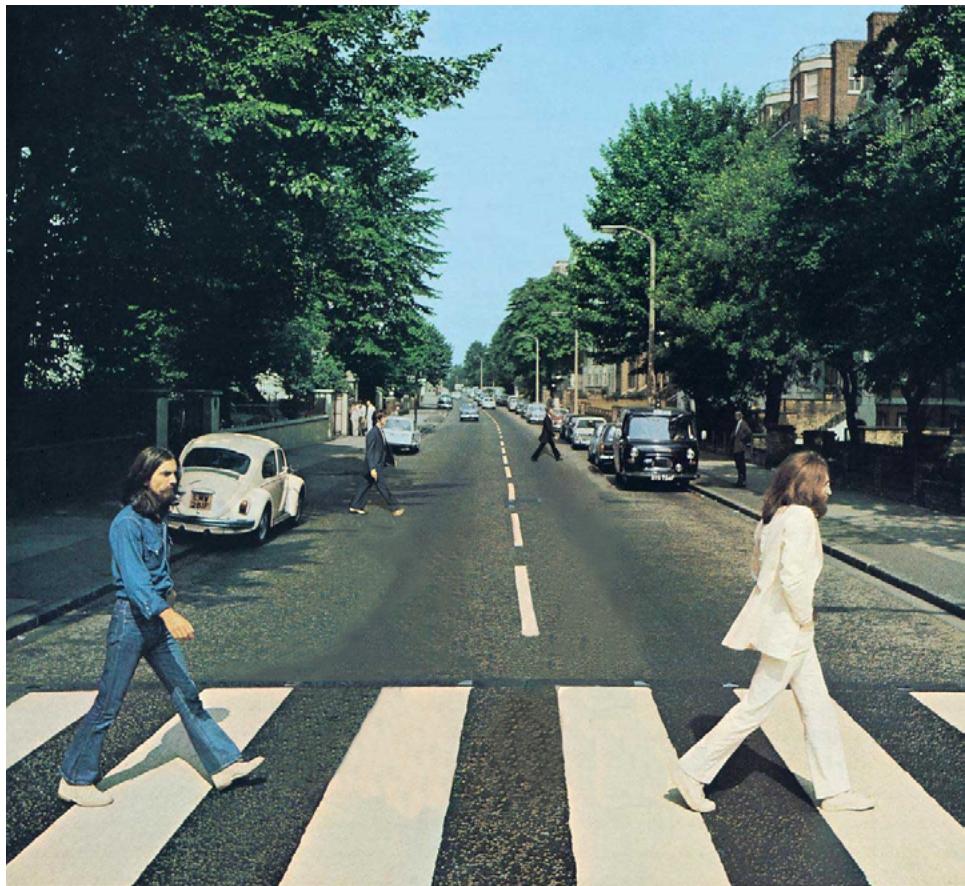


THE BEATLES, ABBEY ROAD, 1969





THE BEATLES, ABBEY ROAD, 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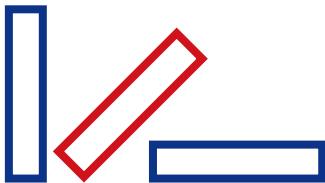
QUEEN II , QUEEN, 1974



QUEEN II , QUEEN, 2022

Queen II





(WHAT'S THE STORY) MORNING GLORY? OASIS,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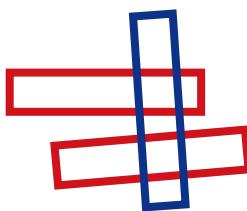


(WHAT'S THE STORY) MORNING GLORY?



oa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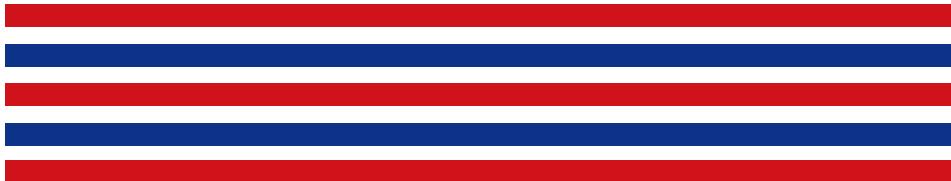
(WHAT'S THE STORY) MORNING GLORY? OASIS, 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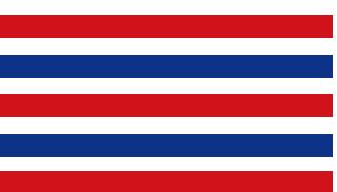






颜色的故事





红与蓝并不是我独创的设计。
它来自于同济大学。
知名的“红蓝条事件”。
用标准色来表达是很优美的方式。
在软化和严肃之间找到了窗口。

或者是、色。

或者是F

或者是A

或者色。

或者是E

或者

。J。

或者是黑色。

祝大家活在屋頂下。

